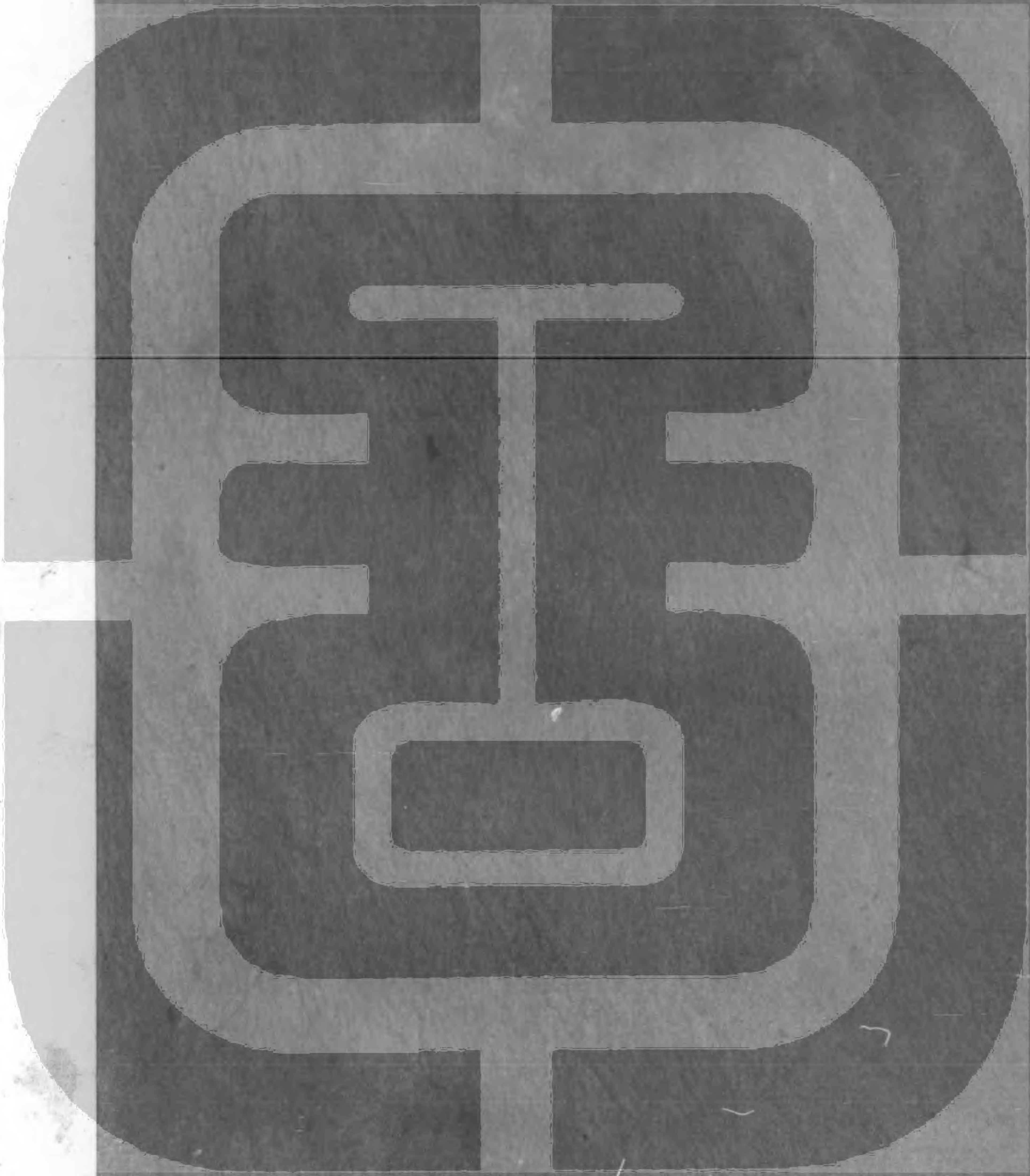


臨安府任辦理猛喇土舍卷

道光廿  
五六年





辦理猛喇土舍卷

二十五年

蒙自縣稟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丁紫琳名楚玉



蒙自縣為據情轉稟事、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

日、據卑縣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稱、本年九月十

七日、據土屬管下頭目何金貴投稱、緣小的們稿吾

卡向來與猛喇接界毗連、兩地百姓彼此常相往來、

本月十三四等日、突有該漢夷百姓扶老携幼、男女

背負行囊、趕牛牽馬、繹絡搬家、小的詢問你們如何

搬家、要到何處而去、據稱我們猛喇地方、年來因被



老撾佔住、只望小官回來安撫百姓、好言勸令老撾回國、不料小官年輕、聽信漢奸王么大洪盛劉中依賀鞍匠等之言、思欲以力為強、傳調百姓、將撾人趁打驅逐出境、本月十一日、洪盛父子與王么大劉中依賀鞍匠、臨城差人許發潘貴等、統領民練五六百人、由王布田到猛喇去打撾人、我們聽得民練不能取勝、反被撾人打敗、兩邊都有死傷的、我們心想撾人比我們地方上能幹、前次刀秉鈞有幾千的尚被打敗、刀秉鈞被擒、無奈、故將猛喇地方、寫與撾人、茲

小官聽信漢奸之言、不用好言安慰、遣令回國、反調練開兵打鬥、目下料想撾人發怒、要統兵到王布田報仇、若小官能打敗撾人、大家都好、萬一兵力不加、仍被撾人得勝、我們各村小寨、難免滋擾、老幼性命難保、是以不得不先行搬移躲避等語、小的查枯岔河魚琪一帶、與猛喇接壤、誠恐兩造滋事、蔓入境內、攸關匪細、故不得不星飛具報、祈請調練防守邊界等情、前來、土職伏查無異、查刀阿文甫經回猛、未知與伊頭目王么大洪盛等、因何與撾人生事、擅行調



練打仗、土職遠隔四五站、未知其中情由、誠恐兩造滋出邊衅、蹂躪老硎坪、京銅廠房、土職有彈壓三猛防守邊地之責、理合據情稟明、伏祈憲恩俯賜查核、可否轉詳、本府應作何彈壓安撫、以免滋生邊衅之處、祈賞批示飭遵、俾得有遵循照辦、以免隕越、土職不勝沾恩戴德之至、肅此叩稟等情、據此案查本年六月間、猛喇代辦刀秉鈞身故、地方無主、恐防碍及銅廠、卑縣曾飭<sub>卑</sub>屬稿吾卡土司龍躍池妥為辦理、當據稟請轉稟、前本府憲及移知建水縣、將刀

阿文發交該司龍躍池領回、妥為護送安頓、適值府院考事、卑縣奉委提調建水縣、高令亦因甫經到任、未及一月、即出江外溪處辦事、迄未回縣、茲據該司龍躍池具稟、刀阿文與搨人互鬥、除仍飭稿吾卡查探虛實、嚴集土練、紮守本卡、護理廠房、仍相機妥為調停辦理外、相應據實聲明、為此具文伏乞 憲台鑑核施行、

札稿吾卡土弁

十月初三日

為札委查辦事、本年十月初三日、據蒙自縣申稱道



光二十五年云施行等情到府據此除另札猛賴  
掌寨刀治定速將老搨撤回外查該土把總向有稽  
察彈壓三猛地方之責本府深知該土把總明白幹  
練謹慎小心合行札委為此仰該土把總龍躍池遵  
照札到迅速親身帶同練目前往猛喇查明刀阿文  
因何與老搨爭鬥妥為經理務令老搨散回勿致滋  
生事端仍將辦理緣由稟報本府核奪其臨差許發  
潘貴並唆刀阿文爭鬥之王么大等一併拘拿務獲  
鎖押解府以憑究辦毋違速速特札

札猛賴掌寨刀克明十月初三日

為札飭事案據蒙自縣申據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  
具稟猛喇掌寨刀阿文與老搨互鬥恐蔓延入該土  
把總所管枯岔等處現在派練防堵等情除札飭該  
土把總多派土練嚴加防範外查老搨係該掌寨所  
管夷人合行專札飛飭札到該掌寨刀克明遵照迅  
將刀秉鈞糾往猛喇與刀阿文爭鬥之老搨全數撤  
回嚴加約束毋得任其在猛喇滋事互鬥致干未便  
遵之速速特札



致蒙自縣丁 初三日

逕啓者、頃接來文、據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具稟、猛喇掌寨刀阿文聽信漢奸王么大等、主使帶同民練、與老棍爭鬥、被老棍鬥敗、該土司所管枯岔一帶地方、與猛喇接壤、誠恐兩造滋事、蔓入境內、稟請閣下轉申、處作何彈壓安撫、批飭遵辦等情、查三猛地方、向來着落該土把總稽查彈壓、該土把總人尚明白曉事、已專札飭令前往查辦、茲將此札寄上、祈專差送交該土把總查收遵辦、務望再加札諭、飭令無分畛域、妥為辦理、查老棍係猛賴掌寨刀克明所管、已札令該掌寨速將老棍撤回、由縣發去矣、如此兩下妥辦、似可息事矣、

建水縣申 十月初五日

代理建水縣為據情轉申事、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據猛喇應襲刀阿文稟稱、竊照土職羈臨、數載毫無善狀、幸沐恩星、榮臨燭照、萬里俯念邊隅、土職夙興夜寐、仰體慈懷、整飭地方、綏靖邊隅、招安撫慰、俾地方清寧、以期圖報於萬一、斷不敢懈怠致負裁



培深息、起程回猛時、即有猛中夷民、聞知土職回猛、均各感悅不已、到途接護、滿望地方得歸畫一、不致被其紊亂、不料土職始行抗拒猛喇、一站有餘之王布田地方、預有惡族刀秉勇勾結猛烏、猛奔之棍匪數百人、各持鳥鎗弓弩、在於猛喇龍潭等駐紮、務要滅土職而謀霸猛喇、效尤猛悛、虎踞地方、勁行統領棍匪、一面分頭截堵、不時擁殺、一面由各處抄擄夷民穀米銀錢、搶奪年少婦女、致使遠近夷民、奔投於土職處所、欲與棍匪互鬥、土職恐滋事端、再四彈壓、詎奈刀秉勇統領棍匪等、恃勢猖獗、肆虐難堪、猛喇夷民受害者多、逃奔者更多、現值徵納之際、百姓紛紛潰散、土職一介微弁、公事未諳、若不稟懇詳調、似此搶殺、不惟猛喇受害、而鄰司害莫大焉、兼之匪等虎踞一日、土職不能歸猛、一日地方不能招安、錢糧徵收何由、土職再四思維、帶夷衆與之爭鬪、猶恐禍生不測、獲咎匪輕、若拒守王布田、歸期無限、欲進猛喇、匪等不時尋殺、性命在所攸關、欲退臨安、夷衆無處依棲、錢糧在所攸賴、土職之進退實為狼狽也、只



得據實情形肅具蕪稟仰懇恩星俯賜查核垂念邊隅緊要賞准批示飭遵據情轉詳

府憲札飭猛烏

猛拿土職趕將所轄搃匪調歸收管不使越境騷擾並札飭鄰司一體兜緝刀秉勇務獲解案請究以除兇暴而靖邊隅俾土職得歸邊地設法招安百姓不受離奔之苦錢糧不致缺乏之艱不惟土職暨所轄百姓焚頂千秋而鄰司等處均感惠澤萬代矣等情據此理合具文申請

憲台俯賜轉稟

巡憲札飭猛

烏猛拿將所轄搃匪調回收管實為公便為此備由

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札建水縣

初六日

為札飭事本月初五日據該署縣申據猛喇掌寨刀阿文具稟該掌寨行抵距猛喇一站有餘之王布田有惡族刀秉勇勾結猛烏猛拿搃匪數百人各持烏鎗弓弩在於龍潭等處駐紮欲滅該掌寨謀霸猛喇地方勢甚猖獗猛喇夷民受害者多逃奔者更多稟請轉稟本府暨巡憲札飭猛烏猛拿土職將搃匪調回并飭鄰境掌寨兜緝刀秉勇究辦等情據此查



此案先於初三日、據蒙自縣申據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具稟、刀阿文回歸、聽信縣差許發潘貴、漢奸王么大等、唆使欲將老搨驅逐出境、調練與老搨相鬥、被老搨鬥敗、該土把總恐蔓延入境、現在派練防守疆界等情、又卷查老搨係猛賴刀克明所管夷人、本府一面札飭該土把總迅速親身帶同目練前往猛喇查明、刀阿文因何與老搨爭鬥、妥為經理、務令老搨散回、勿致滋生事端、並將縣差等拘拿解究、一面札飭刀克明將老搨撤回、嚴行管束、不許出外滋事、

該縣於九月二十五日、接刀阿文之稟報、以憑核辦、乃越十日之久、始行申報、幸本府先期得信、預為辦理、着即查明老搨若係猛賴刀克明管轄、即飭刀克明速即撤回、若係猛烏猛彝所管、猛烏等係何府州縣所轄、即指明徑稟、道憲行飭本管州縣撤回可也、蒙自縣稟 初十日

敬稟者、月之初六日、奉發稿、吾司諭帖一角、仰見大老爺履懷邊務、區畫及時、當即專差飛送、并先期已由 縣 疊諭矣、卑職 於前稟後、復據老硎坪管廠家



丁及舖戶馬脚等稟報、猛喇刀秉勇帶領老棍多人、於九月二十二日到廠、燒去鼓樓街民房舖戶、殺斃多人、搶去舖戶貨物、脚戶銀兩、并搶廠房銅本銀二百餘兩、苗夫背去、官房銅斤、尚未核數、管廠家人受傷等情、卑職現飭龍土司清查所失銅斤銀兩、寄信過人刀秉勇賠償、俟其覆到、再當稟聞、大約棍人原非本意、搶廠係與刀秉鈞安設之頭人為仇、因而波及至猛喇土族及棍人、向不敢與卑職地方為仇、龍土司亦能聽卑職指使、是以卑職可以飭令查賠、此事

度尚可無煩、憲慮至殺斃多人、該廠係建水地方、廠中皆誤作蒙自地方、稟控亦尚可設法消弭、原不比內地辦理、惟廠中一遭兵亂、砂丁四散、實難禁止、京銅無可出辦、將來事仍未結、廠地實屬難支、卑縣自在建水借地辦廠、屢次吃虧、而年年尚幫費千金、所以向來不服、屢稟停止有案、現在高署令江外之事業已負累多端、此日議不及此、但將來事端仍在、未得平息、而蒙自無銅可辦、工本被搶、轉責年幫、此則尚來所以爭論、除候該土司查實覆到、另行稟



聞、並移知建水存案外、只好再俟將來情形、相機辦理、謹肅稟覆

應襲猛喇掌寨刀阿文稟 十月二十三日

敬稟者、為隔岸吞舟、串糾圖謀、反行控控事、本年八

月內、土職叨蒙 前升憲 札飭回猛、遵奉抵王

布田、被刀秉勇等統領搃匪、騷擾尋殺等情、業經稟

明 高縣主在案、已蒙據情轉稟 巡憲、土職 叩結

不朽矣、惟是 土職 束手被圍、王布田雖有奔潰百姓

萬不敢與之互鬥者、因顧其地方緊要也、旋蒙 恩

憲札委稿吾卡猛賴兩司辦理、土職 滿望清寧、以期

整頓清納、不料稿吾卡龍躍池、居心奸險、以為猛喇

土地接壤伊境、冀圖嫁禍吞謀、始聞 土職 不由伊境

經過、不遂其所謀、妄行控稟、繼則勾串刀有賢刀秉

勇、統領搃匪、內外圍殺、而龍躍池於中乘機、且稱於

本年三月內、土職 立有鈐記借字、向伊借銀二千二

百兩、還給搃匪將王布田與伊作當等語、又未經奉

委着令伊何兵頭前往王布田帶兵助搃、聲稱 土職

已將王布田賣與伊主龍躍池、播亂民心、使其散慢、



將土職土兵劉占貴砍斃并助刀有賢等統領搨匪亦砍斃土兵田老三吳沙貴州楊老五楊老大王統匠盧老三拴去劉中衣劉占魁張二受傷之老鄭蘓老五該匪等見其傷斃衆多越發肆行無忌惡斃更張弟查龍躍池與刀秉鈞原有嫌隙禍因刀秉鈞幫來搨匪旋被龍躍池賄串搨匪徐圖以致刀秉鈞猶身亡於搨匪耳無如龍躍池貪謀已極欲除根株託言稟邀蒙自縣丁主轉稟前升憲桑飭令土職回猛故縱搨匪霸踞猛喇待其索要銀兩致令土職行

抵王布田中其所謀因乏銀交給屢被刀有賢等糾領搨匪前後圍殺互相夾擊幸有百姓洪順等窺見事危恐土職所失極力救護反被龍躍池內外風光捏情又稟經蒙自縣丁主轉稟思憲求委假名代為鮮和欲陷土職及洪順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伏思龍躍池既稱本年三月內土職向伊借銀還給搨匪但三月內土職尚候在臨作何與之借貸兼之借給屬實何以搨匪並不轉回而仍踞猛喇尋殺土職并殺斃土兵多人此項銀兩作何安置實難知曉現在



猛喇老硎坪王布田等處已被龍躍池縱令目匪佔  
奪而地方兵民商賈被搶罄盡無從聊生似此謀霸  
不惟土職依棲無門難尋活路而猛喇及鄰近夷民  
受害逃亡者慘不勝數土職只得奔逃 憲轅迫懇  
恩憲作主施西伯之仁廣春風之化俯念邊隅紊亂  
賞准札調龍躍池及何兵頭到轅質對並委鄰司嚴  
緝刀有賢刀秉勇務獲請究其龍躍池稱云土職所  
借之銀二千二百兩飭令伊上緊兌給務將搃匪勒  
限遣回不使逗遛搶殺廢厥猛喇而土職情願當堂

出具借約日後賠償不敢推諉庶龍躍池不致隔岸  
吞舟釀生別隙而土職土地得守性命可保不遭奸  
宄謀霸溝壑之慘土職死於瞑目矣

批 二十三日

候札調龍躍池查訊奪

札稿吾卡 二十六日

為專札飛調事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猛喇應襲刀  
阿文稟稱竊照本年八月內 云 燕稟等情到府據  
此查此案前經蒙自縣據該把總稟轉詳到府當即



札委該土把總親往猛喇查辦稟報在案、曾否辦理完竣、未據稟覆、茲據刀阿文具稟前來、查與該土把總所稟事屬兩歧、非當面質訊、是非莫辨、合就專札飛調、為此仰該土把總龍躍池遵照、限札到日立即親身帶何兵頭星馳赴府、以憑質訊核辦、如該土把總已將猛喇事件辦妥、老搨退回、亦即星飛稟覆、以便飭令刀阿文回猛、并免該把總來府質對、該把總有約束各猛之責、毋得視為兒戲、自干咎也、火速飛速特札

致蒙自縣丁

二十七日

逕啓者、卷查稿吾卡把總龍躍池具稟、猛喇掌寨刀阿文聽信漢奸王么大等主使、帶同民練與老搨爭鬥、被老搨打敗一案、當即札委該把總前往查辦、由尊處專差遞送、刻下曾否查辦完竣、未據該土把總稟覆、茲於月之二十四日、據刀阿文稟稱、猛喇與稿吾卡接壤、該土把總勾串刀有賢、刀秉勇統領搨匪圍殺、且稱三月間、該土舍立字向龍躍池借銀二千二百兩、還給搨匪、將王布田作當、其何兵頭帶兵前



往王布田助搃聲稱已將王布田賣與龍躍池播亂  
民心將土兵劉占貴砍斃并助刀有賢等將田老三  
等砍死稟請札調龍躍池及何兵頭到府質對等情  
核與龍躍池所稟事屬兩歧。現經札調來府質訊  
維思搃匪之事未經辦妥若龍躍池遽行來府搃匪  
又復滋事地方受害愈深老硎坪時有人由尊處  
往來想吾兄大人深得其中詳細茲將府札露封  
寄上祈閱後封好專差寄去並懇專札飭令該  
把總務將老搃遣回地方無事星飛具稟並將刀阿

文所稟各情一併具覆以便飭令刀阿文回猛該把  
總亦可免其來府也

蒙自縣丁稟

十一月初四日

敬稟者十月二十九日奉到鈞函並飭諭稿吾  
卡龍躍池露札當即於次日朔封口專差加諭送  
去矣據卑職看來龍土弁原非安靜之人而此事始  
終尚無不合查龍土弁與刀阿文之母刀盧氏係屬  
內親刀阿文自失地數載以來刀盧氏與族人等俱  
係寄食該弁之處該弁屢曾為刀盧氏恢復及刀盧



氏一邊之族黨土目欲興復者俱借龍土弁之力  
秉鈞借老撾之力以相拒是以稿吾與猛喇積不相  
能數年來龍土弁與刀阿文才力均復相當刀阿文  
又羈管於建水事久人懈去年刀秉鈞自與撾人反  
戈撾人忿怒興師刀秉鈞之頭人王么大率衆拒敵  
三戰俱敗至十一月間刀秉鈞遂為其所虜并虜佔  
眷屬衙署撾人拷掠率財據云前欠七千未歸又人  
命二十餘条須二千餘金刀秉鈞力不能償而其頭  
人如王布田之洪順老硎坪之王么大干地之某某  
等各觀望自為是以刀秉鈞被繫八餘月始於本年  
六月身死刀秉鈞舊頭目既各利其土地老撾久假  
忘歸恐其如陵趾之於猛峻故事且逼近銅廠  
是以先密請於前府憲桑密諭龍土弁妥為設  
法向撾人開導言刀秉鈞本係佔據刀阿文本係土  
司勸令撾人讓刀阿文回猛至其如何肯讓只諭  
令該司妥為辦理在刀阿文無地而有地既可息邊  
地之釁又不傷中國之體是以龍土弁遵辦稟復  
請轉稟前府憲桑案下並移行建水將刀阿文發



交該土司作委員護送回猛當於六月底據情轉稟  
並移知建水縣不意七八月府院考蟬聯事冗高署  
令自四月出江外未回△△又調辦府院考提調輾轉  
之間刀阿文不知何故乘間逸出致不歸龍躍池之  
處而為刀秉鈞舊頭目王公大等所要遮該土弁亦  
屬踈於防護然該土弁恃有△△在臨面請△△又恃為  
考後之必然下札且刀阿文已在建水多年不防其  
如何逸出今觀刀阿文控詞謂奉前府憲札飭回  
猛則是△△亦尚在不覺未可專咎該土弁之踈也但  
就目前之時事而論龍土弁與刀阿文有恩無怨其  
現在辦理情形亦有功無過老撾難以虛言相感若  
疑龍土弁從中染指為刀阿文計亦當先由該弁地  
方奉母回歸旋定安集再晉如惠公之背秦朝濟而夕  
設板亦未為晚今不此之由而聽刀秉鈞之亡臣彼  
曰出示即出示彼曰復仇即復仇刀秉鈞以全地而  
受困於老撾今刀阿文欲以失地而兼支老撾與稿吾  
兩處其必不濟也可決且刀秉鈞舊頭目既不忠其  
舊主雖輔阿文亦不過以阿文為孤注所謂起事則



其名可倚、成事則其人易除、且查刀阿文年僅十八  
九歲、其由普洱而見羈於建水、業已六七載於茲、終  
日所接者、無非乳媪及貪鄙小差、此正如建庶人之  
出高牆、不辨牛馬、豈有復仇意見、恐近日稟呈多係  
即刀秉鈞舊頭目為之也、據愚見、龍土弁素狡黠、  
雖奉札必不來、其近事之委曲、雖未敢聲言、而其  
理直、且近來與老樞之分合、亦未可知、現且諭以  
代為求免赴郡、而責其速為妥辦、以責其成、至刀阿  
文現在臨安、請憲台就近傳詢、或委高署令詢其

何以不歸龍土弁、而歸刀秉鈞之頭人、如刀阿文自  
言為刀秉鈞之頭人、洪盛王公大共所蔽、遮情願歸  
就稿、吾一邊、則請憲台就近將刀秉鈞舊頭人悉  
行拿解、付龍土弁、以邊例處治、而飭龍土弁迎接刀  
阿文、護送歸猛、則其事必可定矣、如刀阿文生性不  
善、龍土弁并不悅其母、其母在稿、吾與本族刀有勲  
同居、於龍土弁無異言、且子無仇母之理、則亦天生  
亡國之人、雖得地終不可輔、據愚見、亦要將刀阿  
文暫行管押在郡、其旁漢奸亦且暫行羈管、俟將來



龍土弁果能與刀有賢等相合，退出老樞，清釐地方，則擇刀氏族中之賢者出為經理，而後以阿文付之，令其衣租食稅，不與政事，將漢奸頭人分頭遞解於馭邊，亦為得策。而於阿文之應襲，兩不相妨，斯亦策也。若憑阿文之意，而付諸目前之舊頭人洪盛等，彼既不能護其舊主，刀秉鈞於先，豈能扶其幼主？刀阿文於後，老樞本係索刀秉鈞之謝而來，豈能聽龍土弁之言而去，徒滋擾亂，未有寧宇，即令事成，仍為狐注。愚見已罄於此，伏乞憲台內斷於心，可行則

行，不可行則毀去，緣尚有銅廠孤立其間，雖無重大工本，尚有管廠及書巡在內，一經結怨，一邊即有禍端，向來俱係虛以委蛇，今年因恐老樞久假亡歸，故始為此策，以顧局面。今據該應襲呈詞看來，伊奉前府憲札飭回猛而日在郡而不知，及現在具控王布田事情，高署令轉稟道憲而與書札往來，竟不及一字，似皆有外之意，所當言已盡於此。伏維憲台密而察之，毋庸出示高令，此後亦更不與其事，不設一策，以免嫌疑也。再九月二十二日



△廠房為老棍擾亂、係漢奸用計貽害、打傷管廠家  
人、失去工本銀二百餘兩、現飭龍土弁查賠、尚未稟  
覆前札之故、合併聲明、除俟飭龍土弁稟覆外、謹先  
肅覆

復蒙自縣丁

初五日

初四日申刻、接誦 覆章、領悉種種、猛喇掌寨刀阿  
文具稟龍土弁勾串刀有賢等統領棍匪圍殺等情  
一案、△於接到刀阿文稟帖之時、已料及該掌寨年  
幼無知、聽唆妄稟、然而不能不說官話、是以明作札

調來對質、而札尾有該把總已將棍匪退出猛喇之  
事、辦妥、即星飛稟覆、不必來府之語、正為此也、因不  
知其中細底、閣下自必深悉其詳、故將原札露封  
送交 尊處轉發、亦知該土弁素遵吾 兄訓誨、仰  
伏大力、嚴切飭令善為完結、吾輩於地方、總以息事  
為妙、接 來書後、酉刻又接龍躍池專人來稟、與  
尊函相彷彿、而刀阿文致事之由、實為聽信漢奸王  
么大洪盛等唆使、必須將此數拿解、甫能安靜地方  
而龍躍池辦理之事、不致掣肘、猛喇閣下所見極為高



明當遵而行之也。高二兄意見多左，即如溪處趙為藩事，原不必興師動衆，而竟調動兵練，在外半載之久，官死三員，兵丁七故，與染病者二百餘人，依然蚤蝨俱不獲一箇，已屬貽笑之甚。前月下浣歸來，仍欲留兵在彼緝拿，豈明白人所為，即此一端，吾兄似不必與較量，肅此載覆。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

十一月初六日

敬稟者，竊

土職

於本年十月初十日接奉

憲札案

據蒙自縣丁令轉稟，猛喇應襲刀阿文頭目王么大

洪盛等與老搨大叭等滋生事端，誠恐蹂躪地方有

碍。老硎坪銅廠等情，除原文有案，邀免重錄外，後開

札到該土把總，迅速親身帶同目練前往猛喇查明

刀阿文因何與搨人爭鬥，妥為辦理，務令散回，勿致

滋生事端。仍將辦理緣由稟報本府核奪，其臨差許

發潘貴並唆刀阿文之王么大等，一併拘拿鎖押，以

憑究辦等因。土職奉到來札，當即束裝帶領目練於

本月十二日前往猛喇，原想面會刀阿文，詢問搨人

滋事情由，無如土職未奉來札之先，不知刀阿文與



頭目王么大洪盛等與搨人如何滋事被搨人打敗  
逃散不知走於何地是以無憑詢問再四籌思難以  
回稟只得專目往傳該猛族舍頭目刀有賢刀秉勇  
楊芳<sup>等</sup>詢問起事情由據稱我們猛地之事前因刀秉  
鈞弟兄搬請搨人謀襲爭地驅逐族人與應襲阿英  
阿文所有猛地已被搨人佔踞秉鈞原許老搨工價  
銀一萬二千兩因無銀給與自將猛地寫給作當嗣  
因秉鈞謀斃搨人二十餘名搨人怒回搬兵於上年  
腊月內復到猛上與秉鈞索講工價人命秉鈞得信  
調練邀擊被搨人打敗拴鎖刑拷要銀秉鈞受刑無  
奈與族舍秉勇等云官是阿文的我不過代辦你們  
替我寄信出臨與阿文他若肯承認搨人工價我情  
愿將掌寨退還與他以免被押受罪我們眼看不忍  
是以求請搨人再三言講除讓去外議給工價人命  
銀九千三百兩搨人現要交銀三千兩方肯將猛地  
退出下欠之六千三百兩俟阿文回猛面諭分年清  
償我們隨到逢春嶺與撫孤刀盧氏前代辦刀有勳  
族長等言明寄信問明阿文伊滿口應承現有伊親



筆書信、在族長處可憑、伊母無處挪借銀兩、與搨人  
隨請族長等、再三懇求老爺、彼此係是至親、求請代  
於蒙自開化地方、向周馬劉張四姓、共借獲銀二千  
二百兩、奈周馬四姓、不要猛喇地方作當、我們沒奈  
再三拜求老爺、請將稿吾卡地、寫與四姓、我們同伊  
母情願將王布田地、轉寫與老爺作當、隨經伊母同  
族長寫信與阿文、伊情願將鈐記代交伊母、寫印券  
用給、嗣因秉鈞染病身死、經撫孤具報、只望阿文回  
搨管理地方、認還搨人工銀、並清償借項銀兩、不料  
阿文自臨回至箐口、反聽信外來寄住漢奸王么大  
洪盛劉中依賀鞍匠等調唆、不思報德、反欲磕騙搨  
人工銀、寫字遍傳地方、令每家一人定於九月初十  
日、齊到王布田、聽候調遣、攻打搨人出境、以致搨人  
見示生怒、隨遣二叭到箐口問伊、搨人路過龍潭寨、  
二叭見有數百人、各持鎗炮、自老硎坪路來、因問練  
頭吳二炮要到何處去、吳二炮回言要去接官、如何  
帶有鎗炮、其明是來打我們、話猶未了、王么大在後  
當時納喊放炮、以致搨人氣忿、將吳二炮拴解猛上、



王公大隨到王布田、將情由告知阿文、無如掌事洪盛、劉中依等大怒、隨即星夜調兵、追我去見姪孫阿文、洪盛等專權主事、不准祖孫見面、反調練追拿、幸連夜奔回、不然性命難保、至十一日、王公大洪盛劉中依、賀鞍匠等、統領千有餘人、去猛喇、因被搨人打敗、王公大不甘、轉回老硎坪、糾伊香把匪徒數百、於十八日去打那黃街、孰料亦被打敗、被搨人攆至乾地、連次寫書與廠上、令廠上不得招留王公大、因無回信、故搨人於二十二日、直到老硎坪去拿王公大、並未損動官房銅庫、王公大復敗走王布田、是以搨人直攆至枯岔河交界、洪盛劉中依先期得信、統練在彼埋伏、復被搨人戰敗、故搨人跟追至王布田兩邊、復又對打、洪盛等兵敗力窮、不知將刀阿文領逃何方、現時猛地雖經撫孤刀盧氏帶領族目招安、民心稍輯、惟王公大現在猛丁交界、慢明假以阿文之名、招集光棍燒香勾結、秉鈞胞弟秉銳、秉鋒、党羽連日在茨竹坪大梁子等處交仗、亦被打敗、目下風聞洪盛等已將阿文帶領出臨捏控、祈請將情轉稟、嚴



究漢奸等情、土職伏查無異、竊思應襲刀阿文、雖然  
年輕識淺、諸事未諳、凡事應宜子母族舍相商、協衷辦  
理、睦族安民、乃竟舍親向疎、妄聽新來寄住漢奸王  
么大、洪盛、劉中、依父子、賀鞍匠等離間之言、擅與搨  
人滋生事端、殊屬非是、查該搨人等、犬羊性生、漢語  
不通、惟利是貪、且不知該匪等有何異術、刀鎗不能  
近身、目前甚是猖獗、該猛頭人百姓云、搨人工銀不  
得、萬不肯回國之語、刀阿文現被許發、洪盛等唆使  
出臨、欲行捏詞、架訟、搨人工銀、無人認給、土職無憑

化導、但應作何安慰、遣令回國、免使踞猛滋生邊衅  
之處、除集練嚴加守卡、勿使竄入外、緣奉札飭、理合  
將查明緣由、據實稟明、請祈 憲台俯賜查核、可否  
嚴究汗奸調唆生事、遞籍管束、不准再入夷地、免使  
滋生事端、以安邊隅之處、伏乞 憲台批示、飭遵、  
札稿吾卡 十一月初七日

為札飭事、案據該土把總具稟、猛喇應襲刀阿文、聽  
信漢奸王么大等唆使、與搨匪爭鬥、被搨匪鬥敗、稟  
請拘拿王么大等、遞籍管束等情、一案到府、據此、本



府深知該土弁辦事幹練、熟悉猛地情形、是以札委前往猛喇、妥為經理、將搦匪散回、茲據其稟前情、除飭行建水縣拘拿王么大等外、合再札飭、札到該土弁遵照、務即商同刀盧氏、帶領族目、安輯民心、設法將搦匪散回、勿令在彼久踞、滋擾、並訪王么大現在何處、即時拿解赴府、以憑究辦、該土弁果能辦理妥協、地方安靜、本府自當格外獎賞、遵之毋違、特札

蒙自縣丁夾稟

十五日

敬稟者、十一月十二日、由舖遞奉

憲函開示、已將

猛喇應襲刀阿文、及建水縣差許發、管押交縣、並接建水縣移知、稟請由普洱札飭土司刀克明、收回搦夷各情形、刀克明處、未知能否照辦、而此間如此辦理、且免其赴省混控、下邊龍土司可以放手辦理、否則上邊亂控、則龍躍池畏避、亦不敢沾手、現在汗奸王么大等、復引秉鈞之弟秉銳、秉鋒等來、與搦人鬥仗、汗奸與夷匪互鬥、其勢必有所歸、而汗奸利在各佔地土、心力不齊、且鎗炮鬥仗等事、俱非搦人對手、待汗奸敗後、勢有所歸、然後歸龍躍池前辦章程、搦人



自可回歸、俟稍定之日、該土司必來稟領阿文回猛、  
事体即平息、度亦不過在腊月間事耳、惟王么大等  
仍恐有訟棍在代<sup>臨</sup>為遞呈、或往上控、仍乞 飭縣查  
拿管押為幸、

致蒙自縣丁 十六日

昨日一函布復、度已入

照矣、比惟

政社雙清是

頌、猛喇之事、王么大等本係刀秉鈞用人唆令刀秉  
鈞勾串老樞與刀阿文爭襲擾累地方、刀秉鈞死後、  
刀阿文即應將王么大嚴拿重究、乃轉私逃回去、仍

聽其刁唆、與老樞鬪鬥以致屢敗、於為其完事之龍  
土弁、反成吳越、其少不更事、已可概見、現已密囑

建水縣高二兄、按名查拿、現已將許發一名拿獲、同

刀阿文分別管押、洪盛一名、據云回猛、張羅盤川、高

二兄已勒限刀阿文務將洪盛王么大送案、一俟到

來、再酌量懲辦、此數人不去、則猛喇地方一日不得

安靜、總以早除為妙、仍祈吾 兄飭龍土弁一心辦

理老樞之事、不必因刀阿文具告、置之不管、一面訪

拿王么大等務獲、或照夷例辦理、亦可、事竣後稟知以



便將刀阿文交其代回安頓也

札稿吾卡

十二月初一日

為札飭事、案據該土把總具稟、猛喇掌寨刀阿文、因與老搨爭鬥、被老搨鬥敗一案、前經札委該土把總妥為經理、迄今日久、未據稟覆、是否業已辦妥、老搨曾否回歸、如果未散、該土把總須曉以大義、土司掌寨所管地方、乃

朝廷地土、安設土司掌寨、以衛邊隅、寸地尺土、並非土司掌寨私業、不得擅自與人、從前刀秉鈞圖襲掌寨不遂、

邀約老搨相幫爭鬥、恐老搨不肯出力、將地方立據抵當、是雖刀秉鈞之妄誕、亦由老搨貪而且愚、被其欺誑、自上其當、茲老搨已將刀秉鈞拴拿拷掠斃命、老搨之怨已伸、地土自應仍歸

朝廷掌寨管理、不得据為己有、刀阿文欲復舊業、不以情理向老搨理論、輒恃血氣之勇、與老搨爭鬥、致被鬥敗、雖係年幼無知、實亦禍由自取、事屬已往、俱不必深究、惟老搨旧怨既出、當思大義、迅速退回、毋得佔据朝廷地方、肆意滋擾、害及無辜、自干罪戾、該土把總向稱能



事深明禮義、善為說詞、如此開導、老樞雖愚、其中未必不有明禮者、自可從此而退也、合行札飭、札到該土把總、遵照、迅即如此辦理、老樞退後、立時馳稟、以便將刀阿文發交、帶回安置也、速速、

致蒙自縣丁

十二月初一日

紫琳仁尼大人閣下、比想

政祺懋介、

祉履祥和

為頌、猛喇掌寨刀阿文、因與老樞爭鬥、被老樞鬥敗、一案、因思從前刀秉鈞爭襲掌寨、不遂、勾引考樞、騷擾猛地、其罪在刀秉鈞、而不在刀阿文也、嗣刀阿文

逃至內地、刀秉鈞將地方立據、當與老樞、罪亦在刀秉鈞、而不在刀阿文、猛地乃

朝廷地方、並非刀姓私業、胡可擅自與人、刀秉鈞既與老樞之地、又殺老樞之人、致被老樞打敗、擒拿、拷逼致死、是刀秉鈞之事已完、而老樞積怨亦伸、老樞仍復霸据不退、無非夷情性貪而且愚、須當曉以大義、

朝廷地土、未可尺寸與人、老樞不得妄有希冀、將此意札飭龍躍池、遵辦、露封寄呈、祈閱過封好、專差遞去、亦希吾兄札飭該土司、善為開導、庶幾稍有醒悟、



或此案易於了結、不致曠日持久、多費周張也、

再致蒙自縣

十二月初十日

敬啓者、月之九日、建水高二兄拿獲面生可疑二人、  
△提來訊問、一名吳永興、四川叙府人、一名陳春鎮、  
雄人、據吳永興供、在蒙自開店生理、又在猛賴地方  
辦銅、與刀有賢、刀阿文相識、本年六月內、刀有賢令  
楊芳赴臨安接刀阿文回猛、刀阿文同王公大等到  
猛喇、不聽刀有賢勸諭、與老撾講和、反聽王公大洪  
盛等慫恿、與老撾爭鬥、致被鬥敗、十月十九日、刀有  
賢請伊往猛喇、刀盧氏亦在彼、共稱已與老撾講和、  
認賠老撾銀九千兩、給過銀二千兩、下次欠銀七千兩、  
議以三年還清、老撾許允、刀阿文後便回猛烏、又聞  
猛烏土官、現着飭令老撾回去、刀有賢令伊来接刀  
阿文等情、係屬一面之詞、難以憑信、如果屬實、事尚  
易辦、特緘奉達、祈 紫琳仁兄大人飭令龍躍池查  
明、此事若確、即令龍躍池早為辦結、稟知、以便將刀  
阿文送交龍躍池安置、若係吳永興等謬言、亦希  
示知、現將該兩人管押建水聽候 尊處確音酌辦也、



致蒙自縣丁 十二月十三日

敬啓者、猛喇掌寨刀阿文、與老搨爭鬥、被老搨鬥敗  
一事、昨高二兄已將唆使之賀鞍匠拿獲、管押嗣又  
有人送給刀阿文家信、亦被高二兄查獲、信內係其  
母刀盧氏喚令回歸、思刀阿文之母、如果欲令刀  
阿文回家、自應專遣親信頭目、多帶夫馬、接取而令  
一無關緊要之人、執信前來、其非刀阿文之母家信  
可知、特抄寄 查閱、祈再諭龍躍池、早以此事辦妥  
為要、其李如藻等上控石業頭一案、欲循照 尊

意、將就斷結、乃李如蘭等又復上控、昨日奉到 藩  
憲批示、其意不將夷人田土盤剝不盡不止、似此逞  
刁、斷難姑容、意與 閣下籌商、將此案始末緣由、  
詳細稟明 藩憲、草除李如璧書、另行踏勘定斷、  
使夷人不致受虧、李如璧等亦不敢再肆逞強、羈佔  
高明以為然否、

蒙自縣稟 十六日

敬覆者、十二月十三日、由蒙自稅所接奉 鈞函、並  
吳永興陳春供單一紙、查吳永興即吳老十、在 卑縣



西關外開張歇店、與王么大洪盛等、係屬川人一党、  
前此刀阿文即由其店中、被王么大等截去、現在建  
水移拿之洪盛、亦即在伊店中住宿、因洪盛先期下  
卑縣蠻耗一路、是以卑職未將吳老十拿下、留為掩  
捕洪盛之地、而吳老十心虛逃走、與縣中草差陳春、  
自稱奉卑職諭、向龍土弁等說和、不知所說何件、沿  
途索要夫馬、虛張聲勢、陳春向係縣差、因娶其師娘  
為妻、不容於眾、斥革潛逃江外、當據龍土司專人到  
縣稟查覆信、令其飭拿、不知又如何逃轉建水、據供  
尾開載刀有賢、刀盧氏、今來臨安、接刀阿文、此必無  
之事、伏乞飭建水縣嚴加管押、待猛喇事清、再為  
酌釋為要、至現在猛喇情事、患又不專在老撾、而在  
王么大餘党、老撾亦有開交之意、而王么大餘党不  
息、所謂樹欲靜而風不寧、刀盧氏與刀有賢、寄居龍  
土司地方、終日求入故土、龍土司與老撾、不患其不  
合、至其如何合法、並如何許給之法、不使聞知、一以  
存中國之體、一以防所許太多難給、復至生爭、如刀  
秉鈞故事、是以此時只能敦促龍土弁速辦為是、目



下老搨與王么大刀秉銳刀秉鋒爭鬥適為刀阿文  
之驅逐愈驅逐則愈俟大致平定後刀阿文回猛之  
事一拍便合計其光景不遠卑職於本月初九日業  
已附建水差回稟知現又諭催速辦如果安定即  
當具稟到府先此稟聞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

十二月十九日

敬稟者本年十一月內土職疊奉鈞札飭令土職  
查辦猛喇老搨仝刀阿文爭鬥將搨人退回勿使久  
住滋擾安輯民心妥為經理等因奉此土職已於前

月親赴猛喇交界處所屢傳猛喇族舍目民前來諄諄  
勸諭保安百姓不得爭鬥擾民并令力勸老搨等各  
自回鄉又令目練十名仝族舍到猛安輯民心再三  
勸戒老搨不得爭鬥擾害百姓務須各自散回近又  
令目練赴猛宣示土職上憲威德諄諄化導搨人聲明  
猛喇地方係

朝廷土地安設土司掌寨管理並非土司私業不得擅自與  
人刀秉鈞又非土司更不得將地方抵當與人今既  
將刀秉鈞拷斃仇忿已伸自應土地仍歸



朝廷掌寨管理、不得佔据地方、肆意滋擾、害及無辜百姓、自  
干罪戾、速宜回歸本土、以免爭鬥傷命等語、迩來目練  
回轉、報稱、搨人已遵教戒、不敢滋事擾民、各寨地方、乃  
盧氏安設頭目管理、百姓平安無擾、惟是搨人不通  
汗話、不知道義、夷姓貪苦、勸多日不依、堅執要刀盧  
氏承認、秉鈞所許之項、方肯回去、刀盧氏又恐秉鈞  
之弟秉銳、秉鋒及王么太等、搬兵來爭地方、暫留搨  
人保護地方、明春方與搨人回去等情、土職覆查無  
異、又刀盧氏、端目楊方來接阿文、寄來稟一張、內云、

求土職

代求

憲台、賞准刀阿文回歸猛地、管理地

方、其族舍搨人、俱知刀阿文年幼無知、前番爭鬥、係

手下奸人主使、並無記仇傷害之心等情、土職愚見

以為刀阿文係猛喇世襲正職、若回猛地管理、百姓

悅服、秉銳等亦難藉口搬兵、應求 憲台賞准派役

同來目楊方、護送阿文回猛、交刀盧氏族舍等保護、

彈壓地方、安服百姓、雖搨人貪財、堅執不回、目下無

法遣去、只要阿文以禮相待、善言安服、大料不致再

有爭端、秉銳、秉鋒等、雖在各猛搬兵、亦惟有阿文回



猛崙人寄信將情盡禮善言勸解亦可止其爭奪其  
王公大等逃在猛丁地方尚未提獲俟提到之日又  
再解究土賊愚見如此是否有當理合逐一備由據  
實稟覆除令楊方賈呈外為此云

批十九日

該土把總辦理猛喇之事極為妥協足見該把總明  
白幹練實屬可嘉准如稟簽差安役協同來自護送  
刀阿文回猛可也

蒙自縣丁稟二十八日

敬稟者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奉 函示並刀盧氏信

稿一紙據稿吾卡土弁龍躍池差阿文土目具稟由

縣加申並伊自行具稟 憲台一角請祈 鑒核

函示管押之賀鞍匠果係王公大一党詢楊方便知

至刀阿文如蒙發回請俟卑明正初四日過郡叩

謁時帶練前來交練護回下縣此間再由龍躍池派

練護去以免疎虞至李如蘭上控一案蒙 憲諭欲

行具稟 藩憲先將李如璧斥革則於貪困貧愚夷有

再造之恩 實深仰戴李如璧一經斥革則此案不



訊自結先此肅覆

札稿吾卡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為札飭事案據該土把總具稟猛喇老搨之事已完請將刀阿文發交該把總帶回安置等情據此除簽差協同來人楊方並土練等好為護送外合就札飭札到該土把總龍躍池遵照俟刀阿文到日即帶同前往猛喇囑令好為安撫夷民不得妄聽奸匪之言再滋生事端搨人亦勸令速為歸去亦不得在彼逗留辦理完竣即具稟本府察核銷案

札建水縣

正月初六日

為札飭發交頭人護送回猛事本月初四日據稿吾未土把總龍躍池具稟猛喇掌寨刀阿文前因與老搨互鬥被老搨打敗潛逃來府茲經該土把總說息請將刀阿文發交頭人楊方護送回猛以便該土把總妥為安置等情據此合行札飭札到該縣遵照即將刀阿文發交該頭人楊方并府差護送回猛切切特札

猛喇掌寨應襲刀阿文稟

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敬稟者、竊應襲於臨行、轄愚蒙頓釋、仰蒙 恩眷優隆、訓誨頻頒、下懷感激、頂戴曷既、荷蒙 憲天鴻施、逾格、簽差送至稿吾卡土署、復蒙 仁慈、札委土把總龍躍池於本年二月初六日、自逢春嶺起程、親身帶練役三百名、協同公差護送、初七日到良砮河、初八日到新廠、初九日到漁埧、初十日已抵猛喇土署、安撫夷衆、諸凡事務、承委員之青睞、實力拯已深勞、數次、該地土民無不心悅歡騰之至、諸夷俯首禱祝、憲天之恩、除接任猛境管理地方土民、另文呈具外、

應襲欲將老撾叭練撤回原籍、詎料刀秉鈞之弟秉銳秉鋒、惡族業經身投校官、勾串猛賴掌寨、許割猛喇地土、現在調兵運糧等情、據此、應襲權且挽留老

撾叭練等、以作保障、猛喇地方、庶免土民驚恐、逃竄流離、懇祈 憲天行文申飭、猛喇捕捉元惡、除此大患、則地方幸甚、斯民幸甚、伏念 應襲嬰兒庸才、素受恩重、凡一切視事、仰体 仁慈教誨、應襲誠凜、遵訓實力辦理、不敢稍有踈虞、以期仰副於萬一耳、所有感激微忱、並到猛喇日期、安撫該地夷衆緣由、理合



度肅蕪稟叩謝

批二十九日

據稟該掌寨回猛緣由慰悉、仰將猛地一切事務妥為經理、夷民善為撫卹、毋得任意苛虐、遇有外來遊匪、以及漢奸入境、刁唆搶劫滋事、即時嚴拿解究、毋負本府諄諄教戒之至意、至稱刀秉銳等勾串猛賴掌寨、欲割猛喇地方、是否屬實、候札飭猛賴掌寨查覆、並拘刀秉銳等解究可也

札猛賴掌寨刀克明 三月初二日

為札飭查覆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據猛喇應襲掌寨刀阿文稟稱、云等情到府、據此、除批示外、合亟札飭、為此札仰該掌寨刀克明遵照、立即查明刀秉銳等、有無在彼勾串該處夷民滋事、如果屬實、迅速拘拿解府、以憑究辦、毋稍徇延、切速切速、特札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 三月初一日

敬稟者、本年正月初十日、接奉 鈞札、除原文在案、邀免全錄外、札到該土把總遵照、俟刀阿文到日、即帶同前往猛喇、囑令好為安撫夷民、不得妄聽奸匪之



言、再滋生事端、老亦勸令速為歸去、亦不得在彼逗  
遛、辦理完竣、具稟本府察核銷案、毋違特札等因奉  
此、土戕遵即派撥目練、出蒙自接護、十四日役練人  
等、全阿文到署住札、十六日土戕即全阿文商議各  
出票信、飭令猛喇族舍目民、前來土署迎接阿文回  
猛、二十二日猛喇族舍刀秉鉞等到土署迎接、土戕  
細詢猛地情形、刀秉鉞聲言、老搨人等必無反心、漢  
夷目民、更是心服、惟查聞刀秉鈞之胞弟秉銳秉鋒  
二人、串通猛賴猛梭之人、上年已赴陵趾地方呈報  
陵官、妄稱伊兄秉鈞被老搨打滅、奪去地方、現在猛  
喇無主、中國不究、係屬廢地、請發兵前來攻打老搨、  
奪回地方、願將猛喇投陵趾管理、目前猛賴猛梭陵  
官、正在調兵辦糧、不久兩猛全陵兵要來攻打猛喇  
一帶地方、實在可慮等情、土戕細查是實、當即令刀  
阿文出具移文、通知猛賴猛梭、今已奉憲札示回  
猛世襲管理地方、勸其勿得聽信秉銳等妄言、致生  
爭端、宜各守地、以免累民受害、土戕亦寄信與猛梭  
刀姓、言明阿文係世襲正身、煩其勸令陵官、勿聽信



秉銳等謊報宜各守地界以免爭鬥連累各猛百姓  
肝腦塗地為害匪輕本月初二日查聞兩猛校官接  
得阿文移文土戕書信目下停兵未動土戕即帶練  
民三百於初六日同阿文及族目等起身初八日到魚  
坵寨與猛喇交界地方住札老搨同目民等俱來迎  
接土戕即諄諄宣示土憲威德委官管理猛地保  
安百姓之恩老搨全族目等滿心歡喜唯唯聽命又  
以道理利害之言勸搨人各自回鄉以免爭鬥兩邊  
傷命搨人亦回言接回小官地方安靜即當回去初  
九日土戕派目帶練護送阿文起身同族目等回猛  
安撫百姓迺來十餘日猛屬地方漢夷悅服地方安  
靖猛核猛賴同校陞弁兵俱退札猛核猛賴未曾入  
境土戕於二十四日起身二十六日回轉土署刀阿  
文亦專人來報刻下兩猛及校兵雖退札猛核猛賴  
恐後復來攻打暫留搨人保護地方俟校兵退盡又  
再善遣老搨回去各等情據此土戕反復深思若不  
拿獲刀秉銳弟兄二人終必挑唆播弄釀出邊衅為  
患匪輕本欲盡心努力前往提獲解究以除禍根而



安百姓其奈土我雖兼彈壓三猛但多年以來猛梭  
掌寨外委刀阿龍等被陵陞番官拿去治死另委番  
官前來管理霸去全猛地方猛賴地方亦被陵陞委  
官前來同管掌寨刀克明亦被番官轄制先年俱已  
稟報在案土我自料官卑練少實難前往提拿惟有備  
陳下情仰懇土憲台發札諭知刀克明刀阿文係世  
襲掌寨刀秉衡之子例應承襲刀秉鈞刀秉銳等均  
屬次枝不應承襲實屬越分妄爭勿得聽其妄言致  
滋邊衅務將秉銳秉鋒拿解赴府除暴安民勉以重  
賞如此行之克明遵拿更妥如其不遵亦使陵人知  
上憲威德猛喇有主實非廢地大約可以息爭矣土  
愚見如此是否有當理合逐一備由據實稟覆為此

上稟

批 三月初二日

據稟已悉前據刀阿文具稟到府已札飭猛賴掌寨  
刀克明網拿刀秉銳刀秉鋒解府究辦矣前札未遽  
能遞到茲再札飭並除出示曉諭交來人賫去該土把  
總即專人分別轉送想陵陞官兵見此示諭即可回



歸也。該把總辦理猛喇之事，極為周妥，足見能幹。本府深為嘉賞，仰再前往勸諭陵陞官兵速為回歸，勿再羈留。倘散去後，亦令老樞速回，以免滋擾地方。仍將辦竣緣由稟報核奪。切切。

札猛賴掌寨刀克明

三月初五日

為再行札飭事。前據猛喇掌寨刀阿文具稟，刀秉銳為再行札飭事。前據猛喇掌寨刀阿文具稟，刀秉銳刀秉鋒圖襲不遂，勾串陵陞帶兵入境，滋擾。曾據稟札飭該掌寨拘拿刀秉銳等，解府究辦。誠恐前札未能遞到，茲據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具稟前情，合再方務必明白告知。業已承襲有人。

天朝寸地尺土，未能與人，不可輕聽妄行侵佔。功令速行歸去，毋令久駐滋事。該掌寨即將刀秉銳、刀秉鋒嚴拘解府，以憑究辦。毋稍縱延。干咎切切。特札。

示猛核猛賴等

三月初五日

為曉諭事。照得猛喇掌寨原係刀秉衡承襲，刀秉衡病故，經前府詳請以其子刀阿文接襲。乃有不應襲



之刀秉鈞之弟刀秉銳刀秉鋒圖襲不遂輒串同猛  
賴猛梭之人赴校陞妄稱刀秉鈞被老搨打死將猛  
喇地方奪去請校陞發兵攻打老搨校陞官員聽咬  
調集兵練欲與老搨爭鬥刀秉銳刀秉鋒如此肆意  
妄為可惡已極除札飭猛賴掌寨刀克明嚴拿刀秉  
銳刀秉鋒解府究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猛  
梭猛賴人等及校陞官員人等知悉凡土司土舍掌  
寨俱係以長枝承襲長枝故絕方以次枝承襲所以  
杜旁枝爭襲之弊今刀阿文係屬正枝應行襲替刀  
秉鈞等係屬旁枝不應接襲前欲爭襲勾串老搨與  
刀阿文爭鬥刀秉鈞死後老搨知為刀秉鈞所誤欲  
行回歸今刀秉銳等又復妄稟校陞官兵恐一經受  
其愚弄不特糜師費餉亦且地方受害用特明白開  
導着落刀克明務將刀秉銳等圖襲緣由向校官告  
知令其將校兵撤回勿得在境滋事即將刀秉銳刀  
秉鋒網解赴府以憑究辦而安地方毋違特示







